

古典诗歌研究彙刊

龔鵬程 主編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出版



鵬程





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第七輯

龔鵬程 主編

第 7 冊

唐末五代諷刺詩研究（上）

黃致遠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唐末五代諷刺詩研究（上）／黃致遠 著 — 初版 — 台北縣永和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0〔民99〕

目 2+208 面：17×24 公分

（古典詩歌研究叢刊 第七輯；第7冊）

ISBN 978-986-254-122-7（精裝）

1. 隋唐五代詩 2. 諷刺文學 3. 詩評

820.9104

99001783

古典詩歌研究叢刊

第七輯 第七冊

ISBN：978-986-254-122-7

唐末五代諷刺詩研究（上）

作 者 黃致遠

主 編 龔鵬程

總編輯 杜潔祥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行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行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台北縣永和中正路五九五號七樓之三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sut81518@ms59.hinet.net

印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0年3月

定 價 第七輯 20冊（精裝）新台幣 28,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唐末五代諷刺詩研究（上）

黃致遠 著

作者簡介

黃致遠，台北市人，一九五二年生。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畢業，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碩士，新亞研究所文學博士。曾任新竹市磐石高級中學專任教師、訓導主任，中華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專任講師、副教授。現任中華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專任副教授兼主任秘書。著有《明清性靈詩說之研究》、《羅隱及其詩研究》，已發表之學術期刊論文有〈《文心雕龍·神思》析論〉等十一篇，研究範圍以唐末五代文學為主要範疇。

提 要

本論文以唐末五代（西元 860 年～ 979 年），共一百一十九年重要詩人的諷刺詩篇加以研究，除探討其形成之時代背景外，又論及重要作家、詩作與主題思想、藝術手法、詩風特色等方面逐一詳加探討，進而確定其價值及影響。錢鍾書《談藝錄》云：「唐詩多以丰神情韻見長，宋詩多以筋骨思理見勝。」唐、宋兩代詩歌，前後輝映，為中國詩歌發展開啟成功之高峯；唐末五代介於其間，承上啟下，具備重要之關鍵與橋梁地位，其重要性是不容忽視的。

唐末五代詩人大量寫作關懷民瘼，針砭時弊之諷刺詩，詩人吸納前人經驗後再行突破，轉出新風格，故不論在主題、內容、形式、技巧等方面均開創新局，使諷刺詩向前邁進發展。唐末五代是一個軍閥混戰、社會動蕩、政治黑暗的時代。經常處於戰亂之中，烽煙千里，哀鴻遍野，田園荒蕪，民不聊生。真正能夠體現當時詩歌創作的成就，成為精華，是那些放射著現實主義光芒的諷刺詩篇。詩人以在野的立場發表議論，深刻的觀察社會，理性的剖析，反映社會真象，其言語大多犀利，表現出知識份子的良心和風骨。

唐末五代詩人眾多，其諷刺詩之創作，由於時代背景、氣質風格等不同，使當時諷刺詩呈現多種的審美風貌，或以含蓄見長，或以酣暢取勝，曲直互映，隱顯交輝。而作者透過技巧性之諷刺手法，清楚明白地揭露時代問題，使詩歌成為統治者之銅鏡、社會正義之化身。為深入了解唐末五代諷刺詩作品，其藝術表現成功之處，本論文共分八章。第一章緒論，敘述研究動機、範圍、方法與研究概況，籍由前人研究基礎，擬對唐末五代諷刺詩作深一層之探討。第二章簡述唐末五代諷刺詩之時代背景。第三章唐末五代諷刺詩溯源與義界。第四章探討本期諷刺詩重要作家與作品。選錄的詩人，率以其諷刺詩為主，具有時代性及特殊意義者。第五章突顯本期諷刺詩之主題取向，並分別列舉詩例加以說明。第六章分析本期諷刺詩歌之藝術手法。歸納出題材小中見大、議論以明題旨、對比強化諷刺及善用設問反語等四個主要原因。第七章探討本期諷刺詩之價值及影響。第八章結論。總結唐末五代諷刺詩對後世之影響，進而給予合理之評價，肯定在文學史上之地位與價值。

唐末五代諷刺詩歌，既和唐代詩歌一脈相承，又與宋代詩歌水乳交融，孕育著宋代文學的先聲，標誌著宋代文學主流的萌芽，上承下啟，地位十分重要。本論文探討之諷刺詩，僅是唐末五代詩壇整體詩歌之一部分，但求拋磚引玉，以進一步開闊唐末五代詩歌研究之範疇。



目次

上 冊	
第一章 緒 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	1
第二節 研究範圍	8
一、時間斷限	8
二、內容範圍	9
三、研究材料	11
第三節 研究方法	12
第四節 研究概況	14
第二章 唐末五代諷刺詩之時代背景	17
第一節 政治環境	18
一、宦官專權	18
二、朋黨傾軋	20
三、藩鎮割據	21
四、外患侵擾	22
第二節 經濟社會	24
一、中原賦稅趨苛重	24
二、經濟重心在江南	26
三、社會風氣趨墮落	27
第三節 詩壇概況	29
第三章 唐末五代諷刺詩溯源與義界	33
第一節 唐末五代諷刺詩溯源	34
一、《三百篇》美刺的理論	35
二、漢賦樂府詩的開展	37
三、新樂府諷諭的精神	39
第二節 唐末五代諷刺詩義界	42
第四章 唐末五代諷刺詩重要作家與作品	51
第一節 皮日休	53
第二節 陸龜蒙	65
第三節 羅隱	76
第四節 杜荀鶴	89
第五節 司空圖	103
第六節 鄭谷	117
第七節 吳融	132
第八節 韋莊	145

第九節 貫休	156
第十節 齊己	167
第十一節 其他詩人	167
下 冊	
第五章 唐末五代諷刺詩之主題取向	209
第一節 批判昏庸統治者	215
一、昏庸無能荒淫奢侈	217
二、不惜民力肆意剝削	221
三、對統治者要求責任	225
第二節 政治問題的反思	229
一、司法不公	230
二、吏治敗壞	232
三、用人不當	239
第三節 諷刺社會不公平	245
一、哀憐生民疾苦	246
二、批判豪門奢華	256
三、關注戰爭議題	259
四、抨擊趨炎附勢	269
第六章 唐末五代諷刺詩之藝術手法	273
第一節 諷刺手法之採行	274
一、含蓄的諷刺	276
二、直言的諷刺	289
第二節 表現技巧之運用	296
一、題材小中見大	297
二、議論以明題旨	303
三、對比強化諷刺	310
四、善用設問反語	318
五、示現激發共鳴	327
第七章 唐末五代諷刺詩之價值及影響	337
第一節 庶人議政，真實紀事	338
第二節 刺美時政，勸善懲惡	347
第三節 議論說理，開創詩風	355
第四節 白話入詩，俚俗淺近	365
第八章 結 論	375
參考書目	385

第一章 緒 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文學隨時代而變遷，漢賦、唐詩、宋詞、元曲皆為中國古典文學之瑰寶，但歷來治文學史者，於唐末五代詩歌多所忽視，唐末五代詩歌研究一直是唐代文學研究中的薄弱環節，批評與研究者的眼光，有關初、盛唐之論述固多，探討中唐者有之，獨唐末五代乏人問津，偶有論及僅止於晚唐溫、李、杜三家，其他各派詩人或零星出現，實難以窺視唐末五代詩歌之本質，更遑論掌握其脈絡。由於唐末五代並未產生王維、李白、杜甫那樣的大家，也未湧現韓愈、柳宗元、白居易那些具有號召力的文壇領袖，更未掀起聲勢浩大的文學運動，所以並未受到歷代詩評家應有的重視和研究。

對唐末五代文學的研究，實自唐末五代時即開始，《舊唐書·文苑傳》列晚唐作家共九名：劉蕡、李商隱、溫庭筠、薛逢、薛廷珪、李拯、李巨川、司空圖、唐彥謙。其中唐末作家有六名。可以看出五代官方史臣對唐末文學家的重視。宋代歐陽修、宋祁的《新唐書·文藝傳》列晚唐作家共四名：李商隱、薛逢、李頻、吳融，其中唐末作家就有三名，加上《隱逸傳》列陸龜蒙（《舊唐書》未列），可見北宋對唐末作家的重視。

宋代除蘇軾、黃庭堅、陸游、嚴羽等少數人，大都奉「晚唐」為圭臬，但對於五代詩的評價極低（五代詞例外）；元、明、清時代對「元和」以後文學幾乎是一片貶抑之聲，甚至連李商隱、杜牧亦受波及不能倖免，唐末五代文學被漠視於此可知。

自《毛詩》倡「風雅正變說」以來，歷代許多正統文人無不將「正變」視為政治「盛衰」的反映，兩者關係密切，因此對於唐末五代詩歌的研究，論者常以「政治盛衰」著眼，認為國運與詩運關係密切，歷史變遷等同詩歌發展史，批評者與研究者的眼光，很容易被初、盛、中唐，複雜而深刻的精神內涵所吸引，而精神、氣格略顯卑弱的唐末五代詩人，就很難吸引研究者對話的興趣。因此，不僅負面批評之聲不絕，誤解鄙視亦所在多有。宋代嚴羽就有這樣的偏見：

論詩如論禪，漢魏晉與盛唐之詩，則第一義也。大曆以還之詩，則小乘禪也。已落第二義矣。晚唐之詩，則聲聞辟支果也。（註1）

這樣的描述，主要是以正變價值觀為認識基礎和評判標準的。

劉勰《文心雕龍·時序》云：「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繫乎時序。」（註2）又云：「故知歌謠文理，與世推移；風動於上，而波震於下者。」（註3）雖精準地說明了時代對文學創作有普遍的影響。然而，盛世作品未必傑出，衰世篇章亦可優秀，在唐代，「時」與「詩」的發展，並非全然一致的。宋·歐陽修提出不同看法，其《歐陽文忠公集·蘇氏文集序》云：「予嘗考前世文章政理之盛衰，而怪唐太宗致治幾乎三王之盛，而文章不能革五代之餘習。」（註4）可見，每一時代的文學，與當時的歷史、文化氛圍、時代精神、價值取向等多方面皆密切關聯。清·

〔註1〕嚴羽《滄浪詩話》，見何文煥、丁福保編《歷代詩話統編》，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年5月，第1冊，頁443。

〔註2〕劉勰：《文心雕龍注》，台北：台灣開明書店，1971年5月台9版，卷9，頁24。

〔註3〕同上註，頁23。

〔註4〕歐陽修：《歐陽文忠公集》，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9年，《四部叢刊正編本》，第44冊，頁311。

葉燮認為：「然就初而論，在貞觀則時之正，而詩不能反陳隋之變。」〔註5〕可見「時」與「詩」並非全然一致，盛衰同步的。然而，歷代詩評家談到晚唐詩壇，特別是唐末詩壇，無不一言以蔽之曰：「詩風衰蔽」。雖然葉燮有較為客觀公允得評論，其《原詩》云：「論者謂晚唐之詩，其音衰颯，然衰颯之論，晚唐不辭，若以衰颯為貶，晚唐不受也。」〔註6〕然而唐末五代詩歌長期受到不公正的評價，甚至被排除在研究視野之外，與此種觀念有極大的關係。雖然，晚唐的詩壇明顯帶著衰亂時代氛圍的投影，腐敗的社會政治與多舛的個人際遇，固然沖淡了晚唐文人匡時濟世的政治熱情，但是在時代背景下滋生、蔓延的刺時、憤世之情緒，卻形成了另一種涵蓋廣泛的精神氛圍，普遍地滲入文人心理，並時時呈現於創作中。欲使唐末五代被忽視已久的諷刺詩人及其詩作，得到應有的地位，這是本文寫作的動機之一。

唐末五代不但出現了皮日休、韋莊、司空圖等獨具個性的詩人，而且在詩歌題材、表現形式、藝術技巧等方面，都有新的開拓和發展。雖然，唐末五代詩歌，高亢激昂之音不聞，錦繡繽紛之色不再，不復有雄渾悲壯的「盛唐氣象」，唐末五代詩人心中也多充滿著一種毫無希望之執著；一種無能為力之感歎；一種虛無飄渺之失落，此種獨特風潮，展現出一種有別於盛唐之韻味，顯現出時代與詩風互動的特殊情形。

詩歌發展至唐末五代，詩人汲引前期詩歌營養，又發展出一種不同風貌，感時傷亂、詠史懷古、豔情隱逸之詩作大量湧現而且綻放異彩，使這個時期詩歌具有研究價值。唐末五代雖未出現「大家」，但「名家」輩出，作家作品數量眾多，名篇佳句不可勝數。如羅隱、韋莊、韓偓被後人尊為唐末五代的「華岳三峰」；皮日休、陸龜蒙被稱為「曠世大才」；杜荀鶴被宋代嚴羽所看好，將「杜荀鶴」體、「李商

〔註5〕《汪文摘謬》，見《叢書集成續編》，上海：上海書店，1994年，第124冊，頁416。

〔註6〕葉燮：《原詩》，見何文煥、丁福保編《歷代詩話統編》，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年5月，第3冊，卷4，頁402。

隱」體、「杜牧體」，列於唐末五代鼎足而三者；司空圖被學界認為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與劉勰、鍾嶸、嚴羽、葉燮等人能相提並論的一流人物。唐詩發展至晚唐五代，因灌溉已深，涵容又廣，各種形式、風格皆已完備，藝術手法臻於純熟完美，絕非單純以齊梁綺靡之風所能概括。沈德潛《唐詩別裁·序》云：

有唐一代詩，凡流傳至今者，自大家、名家而外，即旁蹊曲徑，亦各有精神面目流行其間，不得謂正變盛衰不同，而變者衰者可盡廢也。（註7）

詩學之變，隨世遞進，唐末五代的佳作名篇，較之盛唐、中唐未必遜色，這是本文寫作的動機之二。

我國詩歌素有言志載道之傳統，主張詩歌和教化、道統相結合，與民生憂戚相關。《詩經》、《楚辭》肇其端，緣事而發的漢魏樂府續其波，有唐一代更多所創發。初唐陳子昂提倡「漢魏風骨」，盛唐杜甫的「即事名篇」，中唐元稹、白居易的「新樂府」，皆充分發揮了詩歌寫實諷諭的精神。晚唐國勢動盪不安，民生困苦凋蔽，混亂的時代也造就了一批不同流俗的詩人，然而，唐末五代詩人卻比盛世的詩人更痛苦，因為他們是儒者，儒者是不能漠視時代沈淪的。杜牧〈將赴吳興登樂遊原一絕〉云：「欲把一麾江海去，樂遊原上望昭陵」（註8）的矛盾，代表著唐末五代詩人欲爭不得、欲罷不能的痛苦徬徨。唐末五代詩人縱使深刻地認識到國家、民眾和個人命運的不可更改，卻仍不能忘懷現實，對人生執著地追求。

唐末五代時期，隨著唐王朝的日薄西山，氣息奄奄，社會矛盾的不斷激化，有一批詩人堅持著杜甫、白居易現實主義的創作道路，繼續以詩歌的形式反映日趨深化的社會矛盾，這群社會詩人，批評雜亂悲慘的社會，同情貧苦的百姓，為不幸之天下蒼生訴冤吶喊、主持正

〔註7〕 沈德潛：《唐詩別裁》，見《歷代詩別裁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5月，頁59。

〔註8〕 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7月，卷521，頁5962。

義之作品是值得探討的。如游國恩等主編的《中國文學史》就認為：「在黃巢起義前後，皮日休、杜荀鶴、陸龜蒙等作家卻繼承了中唐白居易新樂府及韓柳古文運動的傳統，以鋒芒銳利的詩歌和小品文反映了唐末的階級矛盾。」〔註9〕復文書局出版的《新編中國文學史》〔註10〕、詹瑛《唐詩》〔註11〕均肯定這些現實主義創作風氣的詩人。

唐末五代詩人，其詩作在憫亂憂時、嗟歎惋惜之中籠罩感傷低沈的氣氛，但卻以諷詠時事，反映民生疾苦為職責，創作了大量批判現實、憂國傷世之作，為唐代詩歌增色生輝。近人蘇雪林《唐詩概論》云：

由晚唐至於唐末，詩人尚復輩出，各極其才力之所至，卓然成家，絕不致有蹈襲剽竊，拾人餘唾之弊。〔註12〕

反映唐代社會現實之諷刺詩，從盛唐開始，經中唐，以至晚唐均有詩人參與創作，其價值與影響值得重視。但是後人研究唐代社會詩人，大多集中在盛唐杜甫和中唐的元結、元稹、白居易等少數大家；而忽略唐末五代的許多詩人，如皮日休、陸龜蒙、羅隱、杜荀鶴等，他們都創作過反映社會之詩篇，企圖諷上化下，解民倒懸，最貼近社會現實。鄧小軍認為晚唐詩壇的發展有三個方向：

第一，是詩人站在人民大眾的立場，為人民伸冤，伸張正義，對統治者的黑暗無道，進行揭露、譴責。……第二，是詩人在歷史文化層面，對中國文化傳統，包括唐代二三百年的文化，心誦默念，熱愛護惜，絕不讓文化傳統在自己這一代失落斷滅。……第三，是詩人政治生活實踐中，……對宦官、藩鎮惡勢力進行殊死鬥爭，並體現於詩歌。〔註13〕

〔註9〕游國恩：《中國文學史》上冊，台北：五南出版社，1990年，頁587。

〔註10〕中國文學史研究委員會執筆：《新編中國文學史》（二），主要論述皮日休、聶夷中、杜荀鶴、羅隱、于濬、曹鄴等人。高雄：復文書局，出版年不詳，頁269～285。

〔註11〕詹瑛：《唐詩》見《中國古典文學基本知識叢書》，台北：國文天地雜誌社，1990年3月，第13冊，頁145～152。

〔註12〕蘇雪林：《唐詩概論》，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8年4月5版，頁1。

〔註13〕鄧小軍：《唐代文學的文化精神》，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年，頁

鄧小軍從精神文化層面肯定了晚唐的詩歌。唐末五代詩人在感歎和悲涼中，隱含著即使無能為力於改變現狀，但仍執著堅定於內心理想的矛盾與痛苦，這正是那個混亂時代的創作主流，故其成就是不容忽略的，劉大杰也認為：「這些都是富於現實意義的作品，描寫真實，情感沉痛，深刻地反映出亂離時代廣大人民的生活感情。」〔註14〕故欲了解唐末五代詩壇的整體風貌，恐捨此無由，這是本文寫作的動機之三。

在整個中國詩歌史上，唐詩與宋詩雙峰並峙，各領風騷，其神采風韻流傳百世而不衰。唐末五代詩介於唐詩與宋詩之間，雖顯得卑弱，但由唐詩發展到宋詩，唐末五代詩上承晚唐，下啓宋初，實為不可缺少的橋梁。然而，唐末五代詩的這種獨特地位，卻很少為前人所重視。

唐末五代是中國歷史上極為混亂與黑暗的時期，戰爭使千百萬的民眾流離失所，或葬身沙場。腐敗的政治局面和混亂的社會秩序，消泯了文人拯時救國的政治熱情，但在親歷亂離或逃避世事的人生遭遇中，則又不能不引起對國事人生的深重憂慮，因此，在唐末五代文人普遍的落寞心態中，實際上包含著深刻的憂患意識，這在詩歌的創作中，自然構成以憂國憂民為主要的表現型態，其影響面至為廣泛。

就人生遭遇看，唐末五代文人大多是屢試不第，沉淪下僚，甚至長期隱居，在社會與人生不協調，主觀與客觀世界失衡的巨大壓力之中，不僅無法有所作為，甚至難以建立切實的理想，少數詩人雖曾短期擔任過較高官職，但就大多數而言，主要生活於貧寒困厄之中。南宋·胡仔認為：「唐之晚年，詩人類多窮士，如孟東野、賈浪仙之徒，皆以刻琢窮苦之言為工。」〔註15〕這些繼承孟郊、賈島的窮寒詩人，

506～507。

〔註14〕劉大杰：《校訂本中國學發展史》，台北：華正書局，1977年5月，頁503。

〔註15〕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見吳文治主編《宋詩話全編》，引張文潛語，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12月，卷19，頁3643。

雖非有意繼承，但詩作上難免接近「郊寒島瘦」的風格。所謂「孟東野、賈浪仙之徒」，無非是取其窮寒作為主要特點，來標誌著晚唐這一廣大的一群詩人。這群詩人從身份上看多為「寒士」，從詩歌內容上看多為「窮苦之言」，唐末五代寒士詩歌在詩壇上能夠連成一氣，成為一種相當廣泛的合唱，與時代社會條件以及當時士人們的心態密切相關，他們對自己貧寒困窘的處境，進行多方面的審視、發掘、體驗，其時代意義與價值是不容忽視的。

魯迅在〈小品文的危機〉一文中曾高度稱讚晚唐小品文的成就，他認為：「唐末詩風衰落，而小品文放了光輝，羅隱的《讖書》幾乎全部是抗爭和憤激之談；皮日休和陸龜蒙自以為隱士，別人也稱之為隱士，而看他們在《皮子文藪》和《笠澤叢書》中的小品文，並沒有忘記天下，正是一塌糊塗的泥塘裡的光彩與鋒芒。」〔註16〕的確，在晚唐混亂衰敗的社會中，那些充滿著抗爭和譴責精神的諷刺作品，所代表的是一個知識份子的社會正義及道德、良心。然而這一段文字卻也帶另一個疑問，一個作家的精神面貌應該是一致的，他們的諷刺精神是否也表現於詩歌中而綻放光芒呢？且晚唐諷刺詩影響了宋代詩歌的寫作，自五代至宋初，文風愈趨浮靡，前有柳開、穆修、王禹偁等人後有梅堯臣、蘇舜欽、石介等人起而反對，在這一系列的詩文革新運動中，詩歌美刺的諷諭精神，被用來對抗當時吟風弄月的形式主義文風，要求文學要反映社會生活，抒發有意義的思想感情。其詩歌理論上接續了唐末五代諷諭理論，並進一步闡發，在詩歌創作上，則明顯的受到唐末五代諷刺詩以文為詩，以議論為詩，以才學為詩，以近體寫作、好議論、通俗化等特色的影響。唐末五代是介於唐宋之間的一個歷史時期，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與唐宋都有相似之處，但又有自己的特點，清人葉燮深知詩歌發展的法則，因此在《原詩》中說：「乃知詩之為道，未

〔註16〕魯迅：《魯迅雜文全集》，河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頁500～501。

有一日不相續相禪而或息者也。」〔註17〕而唐末五代諷刺詩在表現手法上，更接近於宋詩，具有承先啓後的關鍵地位，扮演著唐詩過渡到宋詩的橋梁角色，這是本文寫作的動機之四。

第二節 研究範圍

界定研究範圍，可以使研究材料之取舍，有所準則；研究對象之分際，得以釐清。

一、時間斷限

本文《唐末五代諷刺詩研究》的時間範圍，是指從唐懿宗咸通元年（西元 860 年）至宋太宗太平興國四年北漢降宋為止（979 年）的一百一十九年的時間。「唐末」、「五代」就文學、政治而論，並不易截然劃分，故將「唐末五代」視為一整體。然就歷史分期而言，「唐末」自唐懿宗咸通元年至天祐四年大唐被朱溫所滅（860～907 年），而「唐末」之後自朱氏篡唐至後周滅亡止，凡歷五十三年（907 至 959 年），史稱「五代」。十國中的北漢亡於宋太宗太平興國四年（979 年）。所跨時期實較「五代」為長，所佔幅員亦廣，故歷史上又多以「五代十國」合稱。（907～979 年）。

就「唐末五代」時期而論，可從文學、政治兩種層面觀察，以文學而言，北宋名家韓琦、蘇軾等，無不將「唐末」、「五代」相提並論，視為風格卑靡之文學發展時期，而加以批評，實非公允之論，應加以探討。以政治而言，唐之亡，實取決於懿宗。〔註18〕自咸通元年（860 年）即位起，有浙東裘甫之亂，僖宗時期的王仙芝、黃巢先後繼起作亂，昭宗、昭宣帝時期為藩鎮、宦官交相劫持，朱全忠篡位，唐朝滅

〔註17〕葉燮：《原詩》，見何文煥、丁福保編《歷代詩話統編》，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 年 5 月，第 3 冊，卷 4，頁 402。

〔註18〕呂思勉：《隋唐五代史》，台北市：九思出版公司，1977 年，第 9 章，第 1 節，頁 447。